



世纪前沿

Discourse, figure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Jean-François Lyotard

谢 晶 译

话语，图形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话语，图形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谢 晶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图形/(法)利奥塔(Lyotard, J. F.)著;谢晶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Discourse, figure

ISBN 978-7-208-07953-3

I. 话… II. ①利…②谢… III. 结构主义(哲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0607 号

责任编辑 蔡欣
封面设计 陆智昌
美术编辑 肖晋兴



话语,图形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谢晶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37.75
插 页 4
字 数 450,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53-3/B·658
定 价 95.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员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话语，图形

“话语”与“图形”之关系作为 后现代主义解构及建构策略 (代译者序)

一、晦 涩

《话语，图形》在法语学界是一部以晦涩著名的作品。其所涉之面如此广泛，从文艺复兴绘画到象征主义及超现实主义诗歌，从结构主义神话学到精神分析学，从黑格尔美学到生成语法学，穿梭于如此多的艺术和理论流派足以使越来越习惯于专题研究的学者们感到应接不暇、不得要领。更有甚者，作者常常有意不按传统哲学语言行文，既无意遵循学院化的论证结构，亦无意以习惯上的哲学概念和术语服人。与此相反，凡是要标志自身想法之处，作者都有意创造术语乃至造字，而这些造字既无从纳入我们习惯的概念体系，亦无从在日常语言中得到考证。以上两点，常常令即使受到过哲学训练的读者都不知所措。

同时，本书是利奥塔的博士论文。它在作者의思想和创作历程中具有奠定性的地位，它可以说是利奥塔的第一部“利奥塔式”的作品。其晦涩性并不是出于突发奇想，而具有根本性意义，构成利奥塔标志。

本序希望使中文读者面对这一晦涩既不望而生畏，亦不轻视。译者无意在此给出本书的纲要，教导读者书中所要表达的大意。且不谈译者的认识浅陋，任何想要对此书作出系统性解读的企图都将是对此书

的歪曲或者说“反-理解”。这一点，作者在导论中就开门见山地对我们作出警告*。本序只是将翻译解读过程中找到的一些线索和体会到的一些心得整理出来**，如果说这些线索和心得或许能起到钥匙的作用，它们所打开的宝藏则只能由每位读者各自衡量取舍。

二、声 讨

《话语，图形》首先是一部以申讨为口吻的作品。其声讨的对象随着书名和最初的几页文字开门见山：柏拉图传统所奠定的整个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这一传统中，以真理为己任、以真理掌握者自居的哲学家将话语（别忘了它正是“逻各斯”的本意）及话语的秩序（逻辑、语法、范畴等）紧紧联系于知识、理性、精神的明晰之光，由此，他向人类担保一个非物质的、超验的世界，并将它规定为人类所惟一应该追求的境地。

与这一话语境地相对立的是图形（感觉经验、艺术、想像力等）所代表的假象、感性、肉体的浑浊之暗，亦即话语秩序所应该驱散的，令人误入歧途、堕落、脱离其精神存在本质的那个无序。

而利奥塔说：在这场与西方思想史几乎同样古老的战争中，他要站在假象、无序、混沌的一边，要捍卫眼的立场、图形世界的立场。有人会说，这一利奥塔式的立场看似惊世骇俗，却未必真有多大新意。西方哲学难道不是从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就表现出要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姿态？就法国现代思想而言，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

* 诚然，作者对于各章节没有排号定位，并且他这样做有着与作品主旨相一致的理由——解构封闭的系统性话语。但从内容上看，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第一章视作全书的导论。

** 如果说任何翻译工作都已经是诠释，如果说，像结构主义人类学所认为的那样，翻译是一种根本的人文经验，是进入另一种思维模式的途径，那么提供这些线索和心得属于翻译工作的一部分，是译者对于其读者理应履行的责任。

义不正是强调意义的多样性和选择的任意性，以此强调理性面对存在的无力，并使“虚无”与“荒谬”成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基调？

然而，非理性主义与它所推翻的对立面一样，处于传统真假或善恶二元论的内部：一方面有序有理的话语反映真理，一方面感官性或本能性的力量扰人视听、挑衅真理并进行破坏。而《话语，图形》远远不是要作为诡辩学家、作为非理性主义者去耻笑真理，它提出更具有挑衅性的论点：在无序中，在哲人不闻不问、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知识或明晰思想的图形世界中恰恰存在着真理，更有甚者，图形是真理的表达方式。真理在无序、非知识的这一边，与骗局站在一边，并且它与骗局的关系不是相继或平行关系，它与骗局一起出现，是同一个过程在同时设置着骗局并体现着真理。图形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骗局，我们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其中寻找真理。至于话语所说出的知识，它无关真理，既非真亦非假，而只是知识，即我们作为主体对于遥遥相隔的对象的范畴化及结构化设计。这一设计可以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有建构性的、有生成力的，但它具有多样的类型，它永无止尽，因为所有这些话语类型都只不过在围绕着它们永远达不到的对象（这是对象的定义）打转，其中的哪一个能够站出来独占真理的位置？

读者仍然会说：即便《话语，图形》以上述对于真理的寻求而区分于非理性主义，我们仍然能质疑这一“外理性”真理的姿态在标新立异的外表下是否实则是对于某种既定哲学立场的重复。法国哲学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难道不正是以同样的姿态为动力不断生成新的浪潮：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不正是要寻找肉身与世界的最初联系——先于所有逻辑关系、主题化知识及明晰意识的联系？他难道不正是在知觉、尤其是视觉经验中试图找到这一无法为话语所尽述的、作为话语基础的肉身的真相？50年代末由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所掀起的结构主义思潮不正是要证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秩序并非惟一的话语秩序，任何话语的基础（以雅各布森音位学为模型的双元对立结构）都不是清晰思想的产物，而必然在无意识状态下被运用？结构主义难道没有通过这

种观点废黜了话语作为理性及知识载体（而理性与知识先于它，以它为表达工具）的地位，动摇了西方世界建立在理性、进步等价值上的自大？更有甚者，在作为列维-斯特劳斯最高哲学成果的《野性的思维》中，作者难道不正是将“具体逻辑”揭示为野性思维的根本特征，将这一特征对立于在西方文明中愈演愈烈的抽象或者说形式逻辑，并以此告诫西方人：他们的分析理性思维（正是对这种思维的推崇推动了知识及符号规则的繁衍）并非惟一的思维模式，相反，思维不仅能直接以感性材料为介质*，而且以此为形式的思维同以抽象符号为介质的思维能同样有效地把握并组织自然和社会现实？这一以具体逻辑为特征的野性思维难道不等于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能通过话语和符号系统来进行思考并建立知识，而且可以通过表象，也就是说图形性的因素！

《话语，图形》的力度恰恰应该在上述现代法国思想的背景中得到把握。以这部作品为起点，利奥塔将声讨的矛头指向现代性，这一声讨成为他的后现代标志：现代性远远不是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叛逆，而是对它的完成。建立在理性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社会是对此的意识形态证明，现代哲学的语言中心主义、现代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对此的知识形态证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诚然是要将知识的起源和真理的权利从纯粹的精神和意识那里转交给身体和知觉，然而这一身体是有知识的身体，这一知觉是符合格式塔的知觉。而结构主义呢？它是对于知识建构的又一次尝试，只不过这一次，这一知识建构想要将所有的人类经验都纳入自己的门下：社会的、心理的、艺术的、文学的、乃至无意识的经验！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触及到了《话语，图形》最直接的声讨对象——促使作者产生创作此书并与整个逻各斯主义清算的直接动机。

* 在作为《野性的思维》之前奏的《今日的图腾主义》中，作者提出下述著名的论断：如果说图腾思想（它应该被更普遍地引申为所有的原始分类思维）对各种生物种类产生独特的兴趣，这不是因为这些感性事物“好吃（bon à manger）”，而是因为它们“好想（bon à penser）”，也就是说有利于分类思维的生成。

这一动机在书中以次章节的形式得到不显眼的提示：关于拉康及雅各布森对于隐喻及换喻的理解的那一节。以讨论这两个修辞术及它们与梦的凝缩作用间的关系为契机，利奥塔尖锐地指出拉康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诠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谬误：梦的工作不是话语，两者从属于两个异质的表达领域，将一些从某个表达领域所获得的范畴运用到另一个表达领域”，“在梦的工作中重新找到话语操作”，这是取消图形性与话语性的根本差异，以忽视前者的特性为代价将前者归入后者。

为何对于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批判是全书的核心？对此，利奥塔在作于近20年后的《旅程：法则、形式、事件》中作出明确的说明：

拉康对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解读之所以激怒我的原因在于其象征理论。象征这一名称覆盖了其余的一切——整个语言活动领域、认识。这一布局产生了下述后果：所有的学问都建立在理论世界的模式上，并且这一模式应该被设想为一个由种种表意对立所构成的结构或网络。这样一来，其他的表达模式只能被流放到想像世界中、骗局中。尤其，不同的形式，“材料”在广延和持续性中的不同组织模式，声音的节奏，不同音色间的呼应，色彩和亮度所构成的节奏，不同线条、表面和体积之间的组合，最后，作为艺术的写作，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设想为出自于无意识，这一无意识忙着满足要求并欺骗欲望。纯粹的情趣，快乐或痛苦的情感对于形式的把握和欣赏，它们的作用只不过是向无意识提供欺骗精神的契机。面对着这一危险的后果，我深信必须采取行动反对概念在拉康思想中所享有的独权，以便为美与情感留出位置。我想，这就是引导我对形式作出探究的主要动机，这番探究的结果就是1971年的《话语，图形》*。

* 《旅程：法则、形式、事件》，巴黎，Galilée，1990年，第29—30页。

对于结构主义的不满引申出对于整个逻各斯—话语中心主义的清算，对于感性及艺术经验的捍卫引申出对于整个图形世界的重建及平反。这一双重动机向我们提供了解读此书的双重线索：解构的线索和建构的线索。

三、解 构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现代策略

《话语，图形》的解构工作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及美学中的辩证法为第一个对象，这一点本身就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如果说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采取的最初形式可以概括为真假/善恶二元论模式下对于感性因素的贬斥乃至废黜，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提供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策略。利奥塔精确地把握到这一策略中的现代性所在：黑格尔对于语言活动的思考确立了这一活动所特有的，更确切地说符号这一存在所特有的任意性。正是这种任意性预示着作为现代逻辑标志的形式主义。也正是这一任意性成为在索绪尔语言学中起奠定作用的重大发现——能指（感性表达方式）与所指（概念）之间的任意关系，亦即符号系统的无理据性。

读者会说，符号的任意性及符号活动的形式主义难道不恰恰证明：随着对这一符号根本属性的发现，话语活动不再能一统真理的霸权，而必须承认它与感性世界的彻底异质性或外在性，感性因素不再是对于观念和秩序的不完美呈现，不再是投射在洞穴墙壁上的阴影，而是精神或观念的彻底他者，而精神或观念的活动（话语的活动）不再表现为对于真理的表达，它似乎不再具有任何合目的性，而更像是维特根斯坦口中的游戏。它在感性现实中随意地选择一些单位并同时在这些单位间建立一些与感性现实完全无关的规则，以便于使这些单位变成一个体系，并使得懂规则的人能不断对这些单位进行新的组合并创造意义。

由此，符号的任意性似乎表现出一种哲学上的谦逊：话语或知识在这一谦逊中不再表现为真理的代言人。然而，对于利奥塔来说，这一谦虚恰恰是现代性向我们使的一个花招。而这一花招恰恰由提出符号任意性的黑格尔所发明：以充分肯定感性领域的独特地位为掩饰，黑格尔辩证法实际上企图将这一领域完全吸收到逻各斯的秩序之中。肯定两个领域的彻底异质、彻底外在，但同时证明它们在形式、秩序、活动方式上的相通，证明它们异质但同型，证明外在性中的内在性、超越性中的固有性——这就是黑格尔所开创的现代策略，利奥塔所要解构的现代话语策略。

我们看到，这一策略分两个步骤。首先，黑格尔在感性领域和逻各斯领域间划出分界。这一划分是利奥塔对黑格尔现象学和美学的认同之处：

(1) 感性确定性不能成为话语的内容。前者是具体的、个别的、联系于时空背景的，后者是抽象的、普遍的、无关背景的。被食指指出的前方不是语言中的“前方”，因为后者被知性活动把握而无须这一知性活动参照自己所处的位置。感性活动不是精神活动，感性因素不是概念，感性经验的内容不是语言活动的内容。

(2) 感性确定性同时还作为外在性而对立于语言的内在性。对于现在或这里的确定需要外在世界，需要身体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这一确定性所依赖的是广延的基本属性：不同内容的彼此外在（*partes extra partes*）。而精神世界没有彼此外在的组成部分，内在性是它的特性。纯粹的语言活动是纯粹的内在活动。

利奥塔在解读黑格尔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认同仅限于上述两个对立：具体个别性／抽象普遍性，外在性／内在性。因为，在指出感性确定性不能被纳入语言中的这一特性之后，黑格尔马上在两个对立面间建立过渡：感性确定性不是直接的，它需要中介。这一中介是所有定位活动所必须的那个运动——眼睛的运动、食指的运动，更普遍地说身体的能动性。这一能动性在经过不同场所时区分它们，并最终在否定其他场

所的基础上把一个场所置于其运动中心，将它确立为现在或这里。感性确定性因而是一个运动过程的结果，这一运动进行区分，进行否定，它因而与辩证法的活动——经过否定的肯定活动——是同一个活动。感性经验中已经存在着对语言单位项进行分隔和定位的同一种否定活动，感性经验在经过时空场所时与说话主体在为了选择语言单位而经过语义和语法场所时所引发的是同一种经历，同一种运动。

两种否定和两种空间

利奥塔要解构的因素恰恰是辩证法以去总体化为起点和伪装的总体化企图。以什么手段解构？以现代语言学的发现本身——雅各布森所指出的聚合和组合关系。上文所提到的语言活动中的否定使表意单位或者说词素之间产生固定的间隔，而这些间隔将表意单位置于聚合与组合关系中，前者的典型为近义词间的关系，后者的典型为具有不同词性和意思的词语间的搭配。一个表意单位总是同时处于诸多聚合与组合关系中，这两个关系因而可以说构成了语言空间的坐标轴。说话的意向需要沿着这两个坐标轴在语言空间中活动，进而选择词语并最终说出句子。这番分析使得实际言语活动类似于空间中的定位活动。然而，对于这一语言场中的“运动”，我们必须打引号。因为在这一“运动”中，与最终被选择的词语处于聚合和组合关系的那些词语并不真正在场，而是潜在地在场，作为可能性在场。换句话说，语言永远是没有厚度的，永远是在单一的方向上被说出的，它的惟一维度是线性的维度——只有在历时的意义上它才能成为一种运动。语言不是空间，言语动作不是指示动作。诚然，指出这里的那个动作像对表意单位进行选择的话意向一样将这里置于一个场的中央，然而这个中央必须具有其边缘才能成为中央，没有无广延、无深度的中央。如果说前、后、左、右、上、下与这里处于否定的关系中，这决不是语言单位之间的否定关系，这只是以比喻的方式来理解感性经验。

因为感性经验所真正涉及到的否定不是在同质的单位项间固定间距

的否定，而是拉开距离、产生深度的那个否定。身体在这个深度中与世界建立联系，可见者和感性经验在这一个距离中成为可能。如果世界不是既包围着我们又与我们拉开距离，如果没有被设置于远处的对象，我们如何能看，如何能伸出食指，如何能在说话的同时确定我们的话语不仅是意思的循环，而且有所指称者。这一点显得如此基本而明确，以至于我们可以诧异于辩证学家想要将一种否定等同于另一种否定的企图。同样基本而明确的一点在于：世界性或者说对象性深度中的否定，它所拉开的距离是不定的，与符号意思的透明性相反，对象总是在显现的同时隐蔽，因为我们对于它的把握总是侧面或单面的。这一显现-隐蔽和这一把握不定是对象的定义：它摇摆于被彻底拥有和被彻底失去这两极之间，而永远不可能触及这两极。对象性距离因而产生焦虑，激发欲望。再回过头来看看语言中的否定：它产生的不变间隔（例如单数和复数、主动和被动式之间的间隔）平息焦虑，衍生知识。

如果说笔者在利奥塔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上逗留许久，这是因为从中我们已经能列举出他对于其他哲学的解构的关键：对于两种经验（视觉-指示经验和语言经验）的异质性的不当真，将物当作词，将能动性固定为不动性，将外在性纳入内在性，将开放性收缩为封闭性。

结构的适用范围

至于对于结构主义的解构，笔者在上文中已经用利奥塔自己的话指出，这是整部作品的出发点。但是必须指出，利奥塔首先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忠实读者。“解构（la déconstruction）”不是“破坏（la destruction）”，而是在充分理解结构的基础上对它在哲学上的局限性进行规定。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利奥塔眼里，结构主义理论是对于逻各斯世界的最透彻的分析。他本人对于话语属性的鉴定完全建立在这一语言学的根本原则之上，没有这些原则，他对于系统的认识和批判不可能实现。这些原则在全文中起到的概念工具作用不容质疑：系统

相对于对象的任意性，索绪尔所称的能指相对于所指的无理据性；马尔丁内所提出的表意系统的双层组构；系统最深层的二元对立基础，亦即雅各布森对于音位学所规定的根本原则；对立原则作为表意基础——没有符号间的对立则符号不可能有意义，这些对立构成的不变间距是意义系统的基础；建立在这些对立基础上的系统单位项之间的两种关系——组合及聚合关系；这些单位项的生成及转换能力。

只是，在最深入地描述所有符号系统及整个逻各斯秩序的本质的同时，结构理论同时也应为这些秩序划定严格的界限。所有超越这些界限的企图，所有将人类经历的其他层面归入他的符号能力，将人类变成符号性存在的企图都应该得到警惕。然而，当结构理论变成结构主义，当“符号学”成为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的万能钥匙，我们所面临的恰恰是这一企图——总体化的又一次尝试。

过于主动和博学的身體

甚至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在利奥塔的笔下都成为上述现代策略的同谋，这乍看起来颇有些牵强。这一现象学难道不正是站在可感者或可见者（也就是说图形因素）的立场上，希望通过一种开放性语言来使话语符合存在的起源和风格，用作为身体动作的言语和感性能动性来取代逻各斯的秩序？

确实，利奥塔对于这门身体哲学比对于任何其他哲学都抱有亲近态度。他对于梅洛-庞蒂术语的大量借用——可见者、可感者、侵越、侧面性等——证明作者深深受到这一哲学思想的感染。然而这一感染不应使我们忽略他对于这种哲学的解构。这一身体或肉身的哲学希望通过说出一个同质的起源或原则而在身体-可感者与意识-可说者之间建立同源性和连续性。当杜夫海纳提出“共本性”的概念，提出“自然的语言活动”和“作为语言活动的自然”这一交错表达，他最清楚地说出了现象学用连续性将身体、世界、语言纳入一个共同秩序的企图。这一企图只可能属于话语策略，因为现象学的身体是与世界处于和谐关系中